

读画消暑,古有先例,称“卧游”。

南宋李嵩《货郎图》,货担百货,上插一把大蒲扇。蒲扇做得很是漂亮,与“八仙过海”汉钟离手上那把形似,上书“且涵形吼事,莫摇紊前程”一联。初看,懵懂。细品,方知是“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于是,会心一乐,暑气消去三分。取扇,一摇,清风徐来,心情愉悦,暑气再消三分。杭州,乡下,蒲扇为棕榈叶所制,牢靠,多用。太阳下,可举扇挡日光。夜里,可拍打蚊子,“啪”一扇,几个一起毙命。摇起来,扇风凉,风大,凉足。没有风扇,空调,蒲扇就是随身的风扇,空调。

《水殿招凉图》画的是宫内水殿,引水入渠,至宫苑内。水上建廊,桥下作闸,水泄如瀑,两个小儿放小船,戏水。廊、亭,四面皆空,有妃嫔、侍女在亭中观景纳凉。“水殿招凉图”,着一“招”字。凉不是自己来的,是招来的。招不同于纳,纳凉,是凉自己走来,你伸手把它纳入怀抱。招凉是没有凉,但要举起手来招,像招手喊一个人。凉意虽在远处,但你伸手,远远地一招,它看见了,懂了,自然就来了。

宋人无电,给他风扇,给他空调亦无法享用。不过,宋人招凉的手段不少。《武林旧事》载:“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及翠寒堂纳凉。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峦奇峭,静窈紫深。寒瀑飞空,下注大池可十亩。池中红白菖蒲万柄,盖园丁以瓦盎别种,分列水底……又置茉莉、素馨、建兰、麝香藤、朱槿、玉桂、闹莲、蔷薇等花数百盆于广庭,鼓以风轮,清芬满殿……”三伏炎夏,翠寒堂是帝后妃嫔纳凉佳处。以水车带动,把凉水送至高处,四檐装上水管,水自四边往下淌,形成水帘,让凉水在屋上循环。另设风轮,风轮似今日之风扇,不过,须以水力鼓动,或以人力拉动。《水殿招凉图》即招凉之图。招凉,可鼓动风轮,对着凉风吹,把水之凉气送入殿内,颇似江南常见之水空调。另摆各色花卉,花香随风飘送。翠寒堂内,又凉又爽又芬芳。

画面之内:一人在屋内乘风纳凉。画面之外:一群人在屋外热火朝天地拉风车。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另有消暑之法。画一摊,立个幌,上书“香饮子”三字。“饮子”即饮料。加香料,即为“香饮子”。加冰镇,又称“冷香饮”。宋时虽无冰箱,却有冰镇饮料,消暑最好。《东京梦华录》有载:六月,都城巷陌路口、桥门市井都有人叫卖雪泡豆儿水、雪泡梅花酒、漉梨浆、杏酥饮、紫苏饮……雪泡豆儿水就是冰镇绿豆汤,雪泡梅花酒就是冰镇梅花酒。冰,是冬采来藏在冰窖,待夏天拿来冰镇饮料。梅花酒是冬酿,是好酒。

去德寿宫参观,见一酒坛封泥。上有方形模印,纵向隶体写有:“惠山米”“三白泉”。并有二葫芦形戳印,内有“上品”“梅花”字样。“惠山米”“三白泉”是当时酿酒的好米、好水。“上品”“梅花”是说这酒是好酒,梅花酒。酿梅花酒,须以冬采绿萼梅为最好,自带冬日之寒,入口凛冽,清凉。夏日喝,加冰镇,酒香醉人,花香亦醉人,暑气顿消。

儿时,没冰箱、没空调。夏日炎炎,想招点凉,常傻想,能否把冬日之冷移到夏日,如此,冬日不会太冷,夏日亦不会太热。当然,只是空想,无法实现。读宋画,发现我之所想,宋人早已想到。我们的祖先有智慧,《诗经》说“凿冰冲冲”,《周礼》说“凌人掌冰”,知道把冬日的冷转移至夏日消暑。“凌人”,是负责取冰、用冰的官员。采冰、贡冰、藏冰、赐冰,皇公显贵在室内放个冰块,再鼓个风轮,自可招凉消暑。普通百姓、寻常人家招不起这份凉,偶尔来杯冰镇梅花酒,摇摇蒲扇,亦可消暑。

杭州夏深,41℃。我坐书房,读宋画,隔着八百年的时间,在宋画中卧游一回,喝一杯冰镇梅花酒,轻摇一回大蒲扇,果然可以消暑。随手取一把空白折扇,摊开,浸笔,蘸墨,写下“且涵形吼事,莫摇紊前程”十个隶字,相视一笑,暑气又减三分。

1964年,我和双胞胎兄弟同时参加高考,结果双双被复旦录取。

说来其中也有故事。本来我们并没有报考复旦,一心想的是华东师大,因为家庭贫穷,听说考上师范院校,可免去吃饭的钱。我们的班主任李田水老师来家访,他告诉我母亲,只要考上大学,就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他建议我们报考复旦。第二天我们到校就修改了志愿。考取复旦后,得到每月15.5元的助学金,正好是父亲工资的一半。

那时,毕业考结束后,学校便不再管学生了。我家离桂林公园很近,于是用三毛钱买了张月票。两个月的时间里,天天去公园复习功课,美哉。四教厅里的一位卖茶水的中年男子,得知我们是备考的学生,对我们说,好,你们考上了,我请你们喝茶。这年国庆节,我们又去了桂林公园,这位师傅请我们喝了龙井茶,他笑着说,当时从你们一门心思的读书样子就估计能考上,没想到的是你们俩能同时考上复旦。其实,我们并不是

# 宋画消暑



# 微笑与垃圾

瞿祎

故事一。

坐5号线地铁,车厢乘客不多,正对面坐着一对六七十岁的夫妇,听到他俩的一段对话。

阿姨突然问爷叔:“门关了哇?”

爷叔头也不抬,没好气地说:“问依呀!”

阿姨瞪了爷叔一眼,提高了音量:“我就是不记得了,才问依的呀。”

爷叔降低了音量,但拖长了尾音:“关了——”

阿姨继续追问:“依就回答关了不就对了嘛。”

爷叔不敢看阿姨,望向反方向,小声嘟囔:“依哪能每趟要忘记。”

不想,这句话

又点燃了阿姨,她反唇相讥:“上趟叫依到菜场去带块姜,依也忘记脱了。”

不友好的语气引来身边几位乘客的侧目。

爷叔意识到了别人的目光,伸出手掌,像竖起的一面屏风又像亮了白旗:“好好好,都是依对好了哇。”

阿姨乘胜追击:“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实事求是么,撒宁叫依不好好回答,闲话少!”

爷叔不响,扭头相背。

故事二。

无意中刷到一则国外的视频。是女儿拍摄的一段父母的日常对话,父母看上去七八十岁。

母亲:“你最好别再对我这么刻薄了!”

父亲:?(一脸蒙)

母亲继续:“因为你没有时间再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了!”

刚才还一脸蒙的父亲不动声色地还击:“也许还可以呢!”

母亲盯了父亲一眼:“那你去啊,试试看!”

父亲不响,母亲换了一种语气:“你就不能让我开心点吗?”

父亲不置可否,拿起水杯喝水,掩饰尴尬。

母亲转而对女儿说:“你知道他晚上是怎么对我的吗?”

女儿问:“怎么对你?”

母亲:“我躺在他身边,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把我的手推开(配合动作,再现心痛的一幕),而且好几次都是这样做。”

女儿对父亲说:“爸爸,你最好不要把妈妈的手推开了。”

爸爸木然地看着地上,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貌似有一肚子的辩护陈词,但最终决定不响。

母亲:“你最好别再对我这么刻薄了!”(望向老



五年前因为伴侣在美国找到理想的工作,决定双双离开,但没想到此次却于然回来。生死契阔之后,一切都不过浮云一场。安排了一个月的亚洲之旅,准备回乡探亲,第一站就是参加一场规模盛大的学术年会。除了小组报告的几位好友之外,没有特别约人,但在会议地点的咖啡店偶遇了好多旧友新知。谈笑聚餐,捧杯神聊,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好友们知道她经历生死离别,自然不说,新知们见她一人潇洒独行,也不会多问。饭局热闹,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终将散场。她独自徜徉在海滨花园大道上,向着星光大道一路信步走去。

这条海边长廊,风景绝佳,各国游人如织,垂钓跑步者众,但对于她而言更加有特别的意义。当年她在红磡附近的大学任职教中国古典文学,和在另一所大学教天体物理学的伴侣最喜欢在这条大道上牵着手散步,他畅谈各种理论模型概念,看到她眼神涣散开小差时来揉揉她的短发,说你又不专心了啊。她笑着说,那那会儿我和你讲讲《红楼梦》

“一门心思”地读书的,毕竟是十多岁的孩子,少不了做出一些调皮的事,比如,我们曾下到公园里双桥下的池塘里摸过螺蛳,还是第一次吃到如此肥硕鲜美的螺蛳!

当年高考的作文,是篇材料作文,我在文中有句得意之笔,用“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这句古语来形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避开了“水深火热”之类的套话。在英文考试中一篇英译汉,标题中一个单词不知是何意(英语课本中的所有单词早已背出),根本就没有学到过,心里有点发怵,但通读了两遍之后,这一难题便迎刃而解了——这个单词是“奶”的意思,题目是“公牛的奶”。历史考试中,所有填空题都答上了,唯一一道题未做出,它问的是佛教的创始人是谁。随后还是想出来了,释迦牟尼。

原来我们兄弟两人第一志愿报的都是复旦中文系,后来录取时,校方把吾弟录到外文系,几十年后,我成了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吾弟成了上交大外文系教授、博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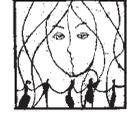
里面的联诗,看你能专心多久!

一路漫步,追忆往事,已经快到午夜。尖沙咀海边的星光大道上有李小龙和梅艳芳的雕塑,海边栏杆上也铭刻了众多影星名人掌印。今夏星光大道上有大型“哆啦A梦”主

# 海边的机器猫

若谷

题展览,展出好多形态表情各异的机器猫:横眉怒目的,傻笑吐舌的,一脸茫然的,开怀捧腹的,但都是同一个圆脸胖头的呆萌样。她坚持给每只一个大大的拥抱,圆乎乎的身体很有分量,但却没有温暖的触感。她想起自己最后一次拥抱伴侣告别时,已经瘦骨嶙峋的他在自



己耳边低声说出最后一句话:“机器猫,对不起。”燕园初识,四年好友,一直暧昧,直到确定两人都会去同一所常青藤高校深造,才真的牵起了手。当年被表白时用的是《挪威的森林》里面的一段话:“春天的原野里,你一个人正走着,对面走来一只可爱的小熊,浑身的毛活像天鹅绒,眼睛圆鼓鼓的。它这么对你说

昔日里,无人售货摊之说,于我不过是耳边风,未曾触及心湖半分,毕竟亲历未至。然而,命运的笔触在去年九月轻轻一挥,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踏上了地中海的瑰宝——马耳他,彼时,那传闻中的无人摊位,以一种鲜活姿态,镌刻进了我的记忆深处。

一个周末,晴空如洗,白云悠悠,我和一群小伙伴乘坐轮渡,驶向戈佐岛的怀抱。那里山水含笑,清逸脱俗。海面辽阔无垠,碧波轻抚着远方的地平线,阳光下,海面仿佛铺陈着万千银箔。水草轻摇,与波光共舞,每一缕风都带着地中海特有的清新,足以拂去心头所有的尘埃与挂念。我仿若化作一叶扁舟,随波逐流,与这浩瀚天地合而为一。

# 地中海之缘

高井亮

岛民的热情如同地中海水般温暖而深邃,引领我们探索古迹。巨石神庙在悠悠岁月中静默,其门厅敞亮,瓷器与石雕诉说着过往,而那简朴的石堆背后,藏着文明的低语。于我,这些古老碎片的魅力,起初并不显山露水,于是,我独自漫步

伴,老伴回避目光)。

停顿片刻后,母亲突然话锋一转:“然后今天早上他想对我友好一点,我可不是那么好哄的!”(拿起手中的扇子轻轻拍了一下老伴的脸)。

女儿笑:“你们太可爱了,我爱你们!”

母亲:“我太爱这个男人了。如果有人要伤害他,我会跳起来拦到他前面。”

女儿:“我知道你会的,他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对吧,爸爸?”

父亲若有所思,默默

道:“你好,小姐,和我一块儿打滚玩好吗?”接着,你就和小熊抱在一起,顺着长满三叶草的山坡咕咕噜滚下去,整整玩了一天。你说棒不棒?”从此,圆乎乎脑门大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他被她叫作小熊,而爱笑开朗遇到各种事情总是能找到法宝解决的被她叫作机器猫。二十年来家里摆设便尽是这两只卡通人物,和他们一起浪迹学术天涯。

一只一只机器猫抱过去,她既在和每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拥抱,也在和过去的每一个自己告别。最后一只机器猫的身边有一扇粉红色的随意门。她想,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回到哪一个时空呢?如果在燕园没有相遇,如果相遇之后只是做朋友,如果没有一起去深造,如果没有在同城找到教职,如果没有为

了伴侣的理想工作而辞去自己的教职,甚至如果这次不重回此地?也许他还会在?也许她还能爱?看着这扇随意门,她试着伸出右手去摸索,但最终手掌还是停在空气之中。指尖,似乎感觉到当年两人初次牵手时的一脉暖意。不想让眼泪流下,她抬头,看到天上星星里有一颗特别明亮,似乎正在朝着她微笑。

至神庙侧畔,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景。棕榈树挺立于海滨,绿意盎然,直指苍穹。远处,游艇穿梭,如同海鸥般轻盈,于波澜不惊的海面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卷。正是在这幽静一隅,我发现了下一个别致的小摊,孤零零置于树荫之下,无主却有序。走近细观,那是一个由朴实木材制成的方盒,安然坐于石上,内里各式果盒晶莹剔透,标牌简短却温馨:“新鲜果园直供,橘子、石榴,一欧元一份。”这份信任,如同地中海上空最纯净的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农民的淳朴信念,于此无声处,搭建起人与人之间信任的桥梁,教我领悟,即便世界再大,人心的温暖与真诚,始终是最宝贵的遇见。

夜幕悄然降临,归途中,月华如练,鸟鸣归巢,地中海的景致依旧令我魂牵梦绕。无人售货摊,不仅是简单的买卖,它是一堂关于信任的课,提醒我们在纷扰世间,应偶尔放慢脚步,贴近自然的怀抱。因为每一次不经意的停留,都可能邂逅那份触动心灵的美丽与纯粹。

所以,友情奉劝男士:一、当她开始演讲时,你只需做个前排观众,看着她偶尔微笑点头即可,请谨慎发言。二、如果你学会适时的肢体抚慰(拥抱),你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起物质,其实她更需要的是你爱她的态度和被爱的感觉,即情绪价值。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上两点,只需日常多加练习,就可共度和谐美妙的时光。否则的话,你就等着收垃圾吧!

新开的社区食堂,去吃过几次午饭。心情颇好的同时,对有些现象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午餐高峰时段,有许多年轻的白领来搭伙。常常可以看到:四个人一桌,吃完了饭却不走人,谈笑风生,对周围等座的人视而不见;有的吃完饭匆匆离去,但是忘了带走托盘碗碟,让等候者看似有座却无“桌”。常见端着托盘的老年人四顾茫然,如一棵老树在风中凌乱……

用餐高峰时段,吃完立即让座是个基本的公共礼仪和常识。呼吁年轻人:适时让座,善非小也。

请适时让座

殷国祥



西递古村落是最具代表性的徽派民居旅游景点,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

来到西递时,正好碰到下雨天。我想到,以青白的徽派建筑为主体,辅以湿漉漉的青石板路的质感,再配上撑着伞的行人,来表现古老村落的面貌。也许是因为下雨,游客不多,有人走过时我就拍摄。有的拍到了想要表现的内容,但是感觉还是不够理想。此时正好有个村妇,挑了雨伞雨衣去村口卖。雨伞在背后,有白色的、透明的、五彩的,颜色搭配非常漂亮。而且她自己撑的雨伞颜色非常鲜艳,背影正好对着我的镜头。整个巷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在走,湿漉漉的青石板上,还反射了她的倒影,配合徽派古建筑的特点,画面显得非常古朴而宁静,但又透露着时代气息。我拍摄了许多照片,直拍到她消失为止。从中选择了一张人的位置和环境比较符合我想要的场景,作为此次行摄的代表作。

# 七夕会

# 下雨了,卖伞去

侯伟荣

摄影